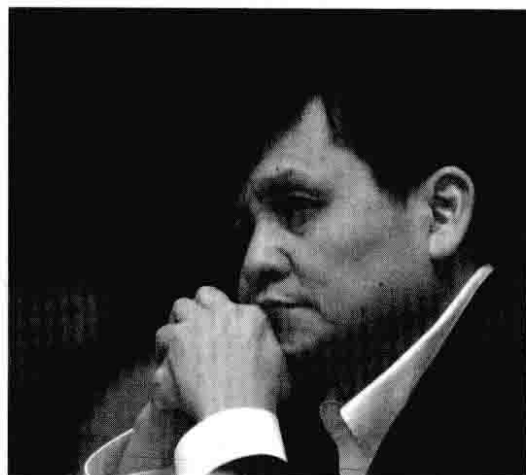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文宏

医生





程小莹 著

张文宏 医生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文宏医生 / 程小莹著. -- 上海 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21

ISBN 978-7-5321-7912-1

I. ①张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1)第153535号

发行人: 毕 胜

责任编辑: 李伟长 于 晨

内文版式: 钱 祯

封面设计: 胡斌工作室

封面供图: 《中国慈善家》杂志
(摄影/刘冉阳)

书 名: 张文宏医生
作 者: 程小莹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印 刷: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印 张: 10.75
插 页: 5
字 数: 186,000
印 次: 2021年8月第1版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
I S B N: 978-7-5321-7912-1/K.0423
定 价: 68.00元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68180628

写在前面的话

张文宏讲过很多话。大众耳熟能详。许多人因为他的话语而识得这个人物。一是因了他的语言高度的辨识度；二是他的语言有独特背景——疫情暴发与全民战疫。这些形成张文宏的叙事话语，也是他与大众的共情力之所在。

作家本能对语言敏感。我感受张文宏的语言魅力，先是阅读几乎所有关于张文宏的访谈，他的演讲和视频连线讲座，特别是他在2020年1月18日北京CC讲坛的演讲视频《让流感不再肆虐，你必须知道的真相》。那时候，新冠肺炎尚未宣布“人传人”的暴发，但已经发现“不明肺炎”。张文宏开讲，站在台中央，手拿话筒。这种演讲既有口头语言，还有肢体语言。我看到他经常要踱步，类似走两步退三步的，在台上前后左右来回地走，一边说，一边与台下听者互动。

张文宏后来诸多“金句”，此时初露端倪。只是，新冠病毒尚未被人真正认识，针对的病毒似乎只是流感。他的语言能力，确有其独特魅力——对病毒和抗疫做医学叙事，全部日常生活化。

张文宏的这段演讲视频，让我对他的直观印象受到很大影响。后来，我和他面对面，基本不会用正襟危坐的问答式，所有采访交流全程不拿手机拍照，不做笔记。我用眼睛看、耳朵听、心里记；我脑子里总是觉得和他在漫步，走两步退三步似的晃悠。那些专家组会议、查房、视频连线、病例会诊……诸多现场，我都是远远地坐在一个角落，与张文宏的专业团队保持距离。我总觉得一个外人出现在这样的现场会有突兀之感，会不真实，影响原来应有的气氛。甚至有一次，华山感染科与其他科室的一个专家会诊，张文宏说，你想参加的话，我给你弄件白大褂穿上，你就坐在边上一起听听，但还是要跟院方打个招呼，因为涉及病人隐私。

我觉得太麻烦他了。遂作罢。

所以，很多有意思有信息量的对话，都是和他在等电梯闲聊的时候，进办公室入座前忙着倒茶抹桌子

开空调的时候，他开车我坐在边上的时候，吃饭点菜等着上菜的时候，在华山西院职工食堂面对面稀里呼噜吃一碗面的时候……就是这样，张文宏的思路信马由缰，这样的跑马般的思路生就的语言，信手拈来，你不知道他的下一句话会说什么，他说他自己也不晓得自己下一句会说什么。话语间，他时有停顿，和缓中带一点节奏，一种裹在柔和中的犀利，让对话暗藏机锋。有一些和张文宏紧密度各不相同的断章、逸事，零星点滴，在他的叙述间满溢出来，也许就成了张文宏的历史。

还有他说的普通话，上海话，我觉着很动听，生动活泼。我们之间的聊天，普通话上海话交替。说到有意思、有趣味、好白相^①的地方，他经常会一个停顿，说“你说是吧”或者“侬讲呢”。他那句“我对乡下人老好的”便是典型的话语风格。他这样说，我哈哈大笑起来，由衷地赞赏。他说：“侬讲是哦？”问你，没有一点敷衍你的意思，而是眼睛看牢你。非常认真。我后来在写作中，就经常这样进入他的话语，口中念

① 白相，上海话，玩耍。

念有词，自言自语地来一句“你说是吧”“侬讲呢”。完全可以用他的口吻来叙述一件事体。比如，他的一段关于自己的独白：“那时候，内心其实是很焦虑的，又不好挂在面孔上。市领导、专家医生同仁、下面的小医生，还有老百姓，都看着你。你不好慌。你看我慌吗？我不慌的。香港有个专家讲，这一次，他真的有点害怕了。我很理解这个专家的心情，疫情的严重性，我们都晓得。慌也正常。人类大祸临头，来得又是莫名其妙，一点吃不准，怎么开始的，怎么结束它，没有一个人讲得清爽。哪能^①不慌？但慌归慌，不会手忙脚乱。你说是吧。再说，光是慌，有啥用？人总归要想办法的呀。所以，忙是真的。但会有焦虑。所以我会经常出来讲几句。也是有人采访，要我讲。这样的讲话，对我自己的思路，是一次梳理，情绪上，也是一种宣泄。所以，我说话可能会带有点情绪，会有点火气，说话比较直，有时还会有点急。另外，我晓得，有些话，领导讲不一定有用，不一定有人要听，领导也不可能像我这样动不动就出来讲。我来讲，人

① 哪能，上海话，怎么。

家要听，听得进。这一点，我是自信的。这是我的专业。”

这段话的意思，他分别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跟我说过。写作中，有一阵几乎完全进入到张文宏的话语，寻到与他一样的语言节奏，写起来很舒服。

张文宏极忙。这种忙，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。但你完全可以理解，特别是在2020年上半年，疫情紧迫，生死攸关。为一些写作上的事情去打搅他，不忍。按照他的脾性，你跟着他采访，他要为你安排好哪些时间、哪些地点、吃饭喝水……他都会想到。

至于你想问啥，他想回答你啥……张文宏不会去多想。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抱定一个意思——不多谈他个人的事情。你问他有关疫情和防控方面的问题，他可以有问必答。但没有什么人可以进入到他的个人生活。他认为这个和他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。先前，就有张文宏对记者的报道。所以，我在全篇“开场白”的第一句话就是“张文宏很少讲自己的故事”。在以人物为中心的采访写作中，这是一个障碍。

说老实话，我也并不是很想要告诉公众许多人们

所不知道的张文宏，也不愿意去问张文宏不想回答的问题。我要避免我的采访陷于某种尴尬。这方面，我也很敏感。在接受这个写作任务后不久，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，4月下旬，我们在上海作协先有过一次见面，他愿意接受采写，但表示“只要不是拔高我”。我表达我在写作上的想法——我恰恰就不想拔高你。我更想做的是，在公众所知道的这一个张文宏身上，我们探讨一下个人性格和时代背景、人物独特性和年代感——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精神联络、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与这个时代的关系。1987年张文宏进入上海读大学，这三十多年与这个城市发生的关系，以及这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个人感悟。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城市的？这个城市给你带来了什么？三十多年的中国时代风云，一定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。他听后觉得好。这个可以说，也有意思。

“张文宏很少讲自己的故事。”但很少讲自己的故事不等于没有故事。他也很想表达自己与我们这个城市、这个时代的关系。这一点，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谋而合。这令人欣喜。我相信，公众对张文宏这个人物之所以发生极大兴趣，跟张文宏身上的大众

共情力有关。这个共情力是关键。我们共同生活的城市，共同走过的岁月，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的时候，生死之间，一个智者的声音，那种独特的背景和独特的话语，产生共鸣，一种特有的庄重感，还有仪式感。文学要表达的可以不同于新闻报道，或者在新闻素材里，可以做文学叙事的工作。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。

他越是红，我就越是要写出他为什么红，红在哪里。要说难度，这算是难度，但这也是文学创作的高度和努力方向。我的创作原则是，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。目标要提得高，哪怕最后达不到目标，哪怕是得乎其中，也比没有高度要好。

此后有将近两个月，实际采访陷于停顿。

等待机会。我并不是很急。为采访影响他的重要工作，平添麻烦，说不过去。张文宏忙，但还是会回复我的联系，一条白天给他发的短信，他会在深夜给我回复。老正常的。而且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。他很诚恳。甚至有一次，在某个场合，张文宏遇上有关部门的领导，他主动表示——这次写作上的停滞不前，问题全在他这里，与作协方面无关。是他脱不开

身，拖拉下来了。

需要有个与张文宏面对面的机会。我作为一个写作者，首先需要与人物建立某种情感联系。

直至6月，疫情趋于缓和，张文宏已经恢复自己的专家门诊。张文宏愿意开聊了。我们相约于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的工作处。张文宏把时间安排在周六，办公处相对人少。“侬过来，上午我正好要查房，是我们专家组集中给新冠病人会诊查房。顺便还好看我的工作环境。然后还有一个与境外的视频连线，中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个饭。我们好好聊聊。下午……再讲了。我是这样安排的。侬讲呢。”

那是2020年7月18日。我先于张文宏到华山医院感染科小红楼。在这之前，我先到华山医院门诊大楼，寻到感染科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，实地看了一下感染科的门诊状况。走道大厅都是病患，等着扩音器里叫号：“××号，请到××室就诊。”我很久没去医院了，现在医院门诊有自动扶梯，门诊叫号像银行排队叫号一般。老早是拿病历卡进去，交到护士手里；护士把病历卡夹在最后一个，然后等前面一个一个病人看好毛病，轮到你，护士叫你名字——×××……

我在这个门诊室看看，那个门诊室望望；一个健康人在病患群体里显得生龙活虎，都有点不好意思。张文宏电话来了，关照——你离开门诊大楼，到五号楼，这是感染科楼。俗称“小红楼”。自己上去也可以，在电梯口等我也可以。

赶忙撤出门诊大楼，再找“五号楼”，自己先上了五楼——他的华山医院感染科工作区，甚至叫开了门禁独自进入一个很陌生的工作区域，地上划有一条黄线——“半感染区”。我一只脚踏进去，又缩回了，吃不准到底能不能进入。找不到张文宏的办公室，一个人在里面晃悠一阵，还是退出来了，回到电梯口等他。见面后，他再引我进入“半感染区”，进到他的办公室。一边说——跟着我好了，安全的。我们知道哪里有病毒。一边又说，事体总归要做的。侬讲呢。程老师，我看你也是个老实人，不是虚头虚脑的、欢喜张扬来兮的那种人。真的，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人。什么样子的人，一看也就有数的。你讲是哦？

张文宏说的是老实话。他认可老实人，并愿意跟一个老实人一起来做一桩事体。想想他说的——不要欺负老实人。这是我与张文宏建立起来的最初的情感

联系。有了这样的情感联系，可以越过所有的障碍。

那天，我们聊天，我看他在这个工作环境里的生存状态。他工作——与远在金山的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医生会诊，说那些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情：体温、胸片、用药、药的剂量，诸如此类。我不响，看着他，还打量他的办公室，他的奖状奖牌，他的脚踏车，他放在地上的一大包泡面饼，他的咖啡机、饮水机，他下面条的小锅，他的视频连线时用的灯架……

随后他视频连线国际会议，轮到他发言。事先他告诉我：“我发言说的是中文，你听得懂的。”我全程听了一遍他的学术报告。

那天中午，他带我到外面吃饭。华山医院边门的斜对面——乌鲁木齐路长乐路口的那家路边简易西式餐馆，老贵，一份牛排简易套餐要二三百块；他帮我点牛排，自己点鸡肉。他付账。令我心里一直不安。太贵了。本来他自己在办公室里，一碗泡面就可以对付了。一顿饭的时间，居然没有别的顾客光顾。也许张文宏就是图清静。没有外人打搅，至少没有人会认出他来。“我们难得这样坐下来吃个饭，聊聊。你专门为我过来。我也要谢谢你的。你说是吧。”

那天中午我们聊得很多，他说了许多他的故事，他曾经的艰难时光，用他的话说——所有的失败好像都在那会儿。东拉西扯。他的思路信马由缰，话语间，不像在做采访，就是聊天，聊家常，聊工作，聊生活——八十年代，九十年代；上海，乡下；中国，外国；父母，儿子；同事，学生，老师，领导……基本都是点到为止，不作展开。如果我就某个事情问了多一点，他就再多说一点——可以感觉到，张文宏已经对我很放开了，他愿意说的、该说的，都说了，信息量蛮大的，全在这些零星点滴里。至于哪能写，他不会对我的写作有什么要求——你自己看着办。他没有说这个可以写、那个不要写之类的话。我们彼此信任。

我说起他到安义路夜市，当场到义务献血车上献血。我直觉，我们彼此应该住得不远。是的。所以，我们后来约了下一次一起去金山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。张文宏说他开自己的车去，可以来我住的小区接我。我不好意思，哪能可以叫侬来接，我过来吧。但我想他一定不想让一个外人跑到他家门口等他，这会令他觉得不合适，干扰到他的私人生活。我说这样吧，我在昌平路静安工人体育场门口等你。他说好。

就这样。

那天一大早，我刚到静安工人体育场门口，张文宏电话来了，要我过来一点，在延平路等他，这样一拐弯，就可以直接往内环方向了。我就往前走了近百米，他的车到了。我上车，他已经将自己的双肩包挪到后座。

这是个心思缜密的人，并且，很会为别人着想。

他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指挥部大楼里，有间单人宿舍。他从2020年2月间“入驻这里”，前后共住了两个多月。

2020年7月29日，我和张文宏一起来到这里。按惯例，这天是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会诊，我们早上从上海家中驱车出发，出门早了点，早到了。他带着我，驾车在方圆几里的“中心”兜了一圈，让我近距离看看这个上海新冠疫情治疗的“堡垒”。他慢慢开车，一边介绍——我先是在这里工作，后来换到那里，这里当初怎么怎么……车停在指挥部大楼前，便先到他的单人宿舍落脚，坐一歇。

简陋的卫生间，冲淋房，一次性洗漱用具。全部

是几个月前的样子，张文宏随时可以“入驻”。“每天有个阿姨会来帮忙打扫一下。不过，现在我不大住在这里，所以也不大来打扫了。有点乱。”

离专家会诊大概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。他要抓紧忙一些事情，说，你自己坐一会，随便看看。

张文宏适时地给了我一个时间，一个地点，让我可以一个人走到窗前，看外面绿色的树；忽然想到的是，几个月前，中国最冷的日子，上海最冷的日子，在武汉，在上海。阴晦的天气，街头空旷，救护车呼啸而过。所有人心存压力，可以感受到阴云密布，暗流涌动。那种肃杀之气，若隐若现，由远及近；多有悲壮，几近惨烈。身着防护服的白衣战士的身影，成为最生动的记忆，戴着口罩，上方露出一双眼睛。他们照亮生活。而此时，我的身后，就坐着白衣战士里最典型也是最特别的一个。他正面对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一个人咕咕嘟嘟，在说些什么。他就这样忙着做他的事情。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，但你知道，他在忙跟外面每个人生命有关的事情。

我就一直看着窗外，回想上海乃至全国抗疫的大背景下，初春，一段中国人艰涩的时光，晦暗，阴沉，

茫茫然。但有一个医生的日常医学叙事，令国人看到希望。“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。”我忽然想到基辛格说中国人的这句话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“阿拉好过去了。辰光差不多了。”张文宏在唤我，一面收拾起自己的双肩包。我平复心情，说：“外面的树，长得真好。”

他说：“当初的两个月，刚来的时候，是最冷的日子，开空调制热，到开春离开。现在已经是大热天了，空调开制冷了。原来窗外有这么好看的树，碧绿生青^①。”

这房间里，还留有些吃的——方便面，各种瓶装、罐装的饮用水。

“侬带瓶水去。”张文宏说。他会几种饮用水作出评价——这种比较好，这种还可以。这个人行事细致，做什么都要说出个道道，事无巨细，给人以关照。“喝水很重要的。我一直讲，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的，一是营养，也就是提高免疫力，再是喝的水要好，起

① 碧绿生青，上海话，特别绿、极绿。